

後村先生大全集

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五十三

內制

明堂大禮教文 淳祐十一年

朕以涼菲之資守延洪之業紹天明命亦惟遺大投
難在昔哲王罔不明德纂祀承滋久寅畏靡忘聞恤
大吏妖祥之占疚懷脩省覽四方水旱之奏由已溺
飢苟二儀之顧歆與列聖之積累嚴守備以毆蚤蠹
之害務安集以奠鴻鴈之居雲中赤白之囊適稀驚
報都內腐紅之粟粗有宿儲欲覆兵措刑而未能念
制治保邦之匪易徒以小心而對越尤於大享以欽
崇陳太常玉路之儀森萬騎羽林之衛在宮在廟叶
周家雖肅之詩于帝于宗采虞氏類禋之典一純二
精之義得合社參侑之禮行祭以茅苴馨非泰稷詔
除祕祝卿於已者敢專史布正辭質諸神而無愧景
光燭而靈游沛燎煙升而精稷交熙事乃成至和斯
應奏我將之頌而受嘏既介蕃禧歟洪範之福以錫
民丰穡古誼鳴蹕而御丹鳳肆肯而揭金鷄嘉與含
生均蒙被惠可大赦天下

尾詞

於戲一夫不獲其所實切於惻隱百姓有過在予惡

從於曠蕩尚賴同心一德之輔宣力四方之臣全而
論者益推於上恩作而行者勿視以文其協圖康乂
哀對休

科舉詔三首

科舉詔 景定辛酉

朕臨御垂四十載科詔數不旣東拔其魁傑者為梁
棟其彙征而朋來者亦次第收拾以備儲養之用故
內脩外攘而治功成東馳西騖而人才出豈非累科
得人之效歟前世招徠非一涂採取非一藝今拔解
之路有二曰國庠曰鄉賦曰漕牒乃成周俊造里選先
漢游學之意決科之藝有二曰經義曰詞賦亦
古者三楊之義議者或病其多而欲限其來厥其陳
腐而欲新其體製殆未之思也自唐人已自主司不
明之論有決得失於一夫之目之歎今之衡文者
豈必皆遴選歟朕惟以言取人有時而失然老正先
儒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謂程文不足以
盡人之材非篤論也屬歲大比其播告中外精擇主
司各公乃心拔尤取類子曰有德者必有言韓愈曰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於經義詞賦之中求其醇粹典
則若先正先儒者上之春官朕將親策

擬撰科詔回奏

臣某今月廿六日遵依聖旨擬撰科詔進呈至燈後準御筆令臣不必括出王魯等人尤見本朝得人之盛不可縷數之意韓子合稱名餘依所擬臣伏讀聖訓如發矇然幸以翰墨小技待罪視草詞意有未穩處仰荷明王親觀奎畫不啻面命耳提謹以覽賦而得王曾陳俊卿諸經義而得陸九淵改作先正先儒場屋之作有傳誦至今為矜式者并韓子改作韓愈共十八字隨奏進呈伏乞睿照奉

御筆依

擬戒飾知舉以下手詔

朕試天下士於春官凡十有三詔矣名卿由此塗出項背相望朕又表章儒先崇尚理學以倡率之然文治日隆文弊日滋大率斷章勸句以命題而詞賦牽合有暫古風經義破碎甚於詞賦言理者不切乎事論事者不根乎理往往流於高鄙鄙淺非文之弊也衡文者之責也唐命贊而得愈觀先朝命修而得輩賦士論既愿文休亦變卿等皆極一時之選其休朕意以贊脩自勉定去取於重厚浮薄之間察抱負於言語文字之表必有真才實學出焉朕將親策於廷

以驗卿等之藻鑑故茲札示相宜知悉

士或省試前余當驟直得旨令擬此詔既進章矣及引試則是御製一詔中間說文弊及戒典舉處略采進本然辭意皆經聖筆刊潤始悞余所草者近於厭薄程文而御製渾厚有君師作成人之才之量非小儒意度所及既歸里因治舊藁見之漫存於此以見陛下聖學高妙肆筆成書之盛景定甲子十月題

收復獎諭詔二首

改瀘州為江安州仍降為軍事詔

瀘自晉以來為郡至本朝始陞節鎮地望加重屬時多故調守稍輕昨將據城旅拒余月朕命宣制二閫聲罪致討所至克捷逆整窮蹙潰圍竄竄遂入其郭金湯儼然不改舊觀痛念城中衣冠士民咸闔門死義或延城獻策雖無其追脅者亦不忘國恩延頸以待王師之至慨然不已惟是此邦既罹汙染盡稽舊典改錫嘉名以昭朕與郡人更始之意其以瀘州改為江安州仍降為軍事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改漣水軍為東安州詔

連水昔為縣建炎始陞軍其城據要環之以水永楚之屏蔽也乃者邊吏不戒容易失險朕當饋不怡與大臣審籌之內而將帥上稟成算外而豪傑不忘本朝舉侵疆而歸版圖返葉服而奉正朔不類一兵不戮一人成此大功朕念此邦其山川形勝可恃其軍民忠勇可用勉復之初宜陞郡望以重牧守之權以輯安靜之福其連水郡改為安東州茲詔示想宜知悉

獎諭詔書

收復瀘州獎諭宣制兩閣立功將師詔

朕憤逆孽之孤恩提陞城而拒命却持官吏屠害忠良飢噬飽颺貢養成於鷹虎毀冠裂冕甘下拜於犬羊朕捐軀而嗟投袂而起必討叛臣之罪必復寧人之疆雖無見萬理之明亟欲治一方之痛內則麒麟第一功之位指授於廟堂外則熊羆不二心之臣旬宣於邊塞制閫悉賦興而旁詠統戎建旗鼓而長驅合群帥之智謀作三軍之勇氣水陸並進雨雪載塗或築堡以逼其城或巡江以獲吾餉或出奇以焚其積粟或盡銳以勦其援師彼魚游沸鼎之中乃燕委危巢而去指麾而定宛如五月之渡瀘肉薄而登達於

半夜之入蔡通嘉諭之梗塞厚沅播之藩籬竹帛有光金湯如故狂悖奪符置戍之地復歸版圖驅迫被髮左衽之民重返葉服雖飛平岳鄂青定覓宜以今念吏士之暴露軍志謂無賞不往何惜犒財古訓云有功見知詎容利印除軍前喝犒官資前物外已飾攸司按復城姓名功狀各分等第別如醴渥以獎戰多故茲將諭各宜知悉

收復連州獎諭制招二閣詔

頃者邊城弛備連水受兵險要輕指藩籬寢薄朕痛惜河湟之失隔於彼疆孰能返濟汶之侵歸之至會以焉堅壁以養重間亦推鋒而直前豈振旅之不能欲取果於既熟賴元老之猷益壯而本朝之化素深制垣運決勝之籌招閫號冠軍之勇上稟成算共恢遠圖俟我來其蘇彼謳吟之尤切閔士戰甚苦此寒暑之屢更豪傑效歸疆之忠父老爭開關而納靡遺一鐵坐復三城宵旰之憂頻寬山河之景不異恩交義結不煩辨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朕嘉元帥折衝之略念征夫況瘁之情趣幕府之上功命有司而行賞務從醴厚以勸勤勞故茲獎諭想

宜知悉

沿江制使馬祖光任責設城轉二官降詔獎諭
古舒與秋浦相望一衣帶水昔人所謂風寒處也移
治以來雖建立官吏而蕩無堡障民有搖心或請板
築宜城而守之議久不決屬者丞相行遠采其策鄉
以制閫任其事且佐其費向之荒墟今之堅壘設虜
南次猝攻之不能克欲舍之深入則懼吾金湯之擬
其後此國家以淮西三郡隸昇閫之初意也竣事來
告忠勞至矣予嘉乃績寤寐嘆賞卿其益恢遠略以
紓予北顧之憂

卿筆馬光祖與築宜城招收遊繫補填諸軍
閫類製造器用戰船費用繁莫非樽節載浩

覽來奏具見勞能可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卿前自渚宮重臨江閫荏苒三載勤勞百為援抱鼓
以犄角上流之師悉賦輿以板築泥城之壘蒐卒補
逃亡之虛籍散金募游繫之健兒金繚綠沉森羅武
庫蒙衝開艦照朕怒濤九音軍中節縮之贏靡煩公
上拙降之助知鞠躬而盡力不矜能而伐功載嘉元
戎衛社之忠深得大臣體國之誼賜璽書而褒美佇
褒繡之來歸

李壇效順本朝歸連海獻山東獎諭詔

中國帝王所自立由古以至今一統天地之常經暫
分而復合然必有非常之豪傑乃能成不世之功名卿
英特稟之於天忠孝報其所性不幸處南北隔絕之
際未嘗忘國家招徠之恩用夏變夷厭衽髮侏離之
俗歸疆請吏募衣冠禮樂之風遶海開闢青齊同軌
皇時山東父老聞漢詔而願觀將見河北士民迎晉
師而歸附歟極殊勛之報遂加異姓之王擁雙節以
指麾合數路而董統足以展丈夫之氣無足以慰爾
考之營規緬想忠勞益深嘉歎故茲獎諭可想宜知
悉

連水三城已遂收復首詞

天所助者順不勞困壘之師民惟惠之懷尚感本朝之
化侵疆自返率土均懷清遠自失險以來邊地皆戒
嚴之曰丁壯吾餽糧於千里吏士不解甲者三年非
難取即墨之域何忍烈崑崗之火惟招携懷遠古有
明訓而背戾向業誰無是心朝廷主恩交義結之謀
違閫燭師武臣力之助被髮左袵英雄恥胡服之歸
簞食壺漿父老迎王師之入無亡矢遺鏃之費有免
軼下城之功然念千戈之餘戶口能幾士農失其業

次商賈喪其貨財或亂離之死節未旌或攻取之戰多未賞創殘滿目寤寐疚懷宜敷曠蕩之恩以慰來蘇之望

尾詞

於戲聖經大一統將盡復於輿圖中國有至仁俾重霑於王化悉從更始同底丕平

勅書

賜安南國王陳日雷淳祐十二年歷日

勅安南王陳日雷朕運璿璣而布政教授人時瞻銅柱之畫疆莫非王土其廣歷書之賜以昭文軌之同明詔驛馳遞方戶曉既煥寒之順序亦耕鑿之安生

賜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示俞

勅保康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朕以揚蕃旅英世聯姻有子尚主國之肺腑其貴仕固宜王之爪牙非信臣不可茲宣麻於文德俾授鉞於房陵既昭予篤近之心亦示爾仁達之意雖牙纛未嘗臨遠然耄倪莫不聞風今特授揚蕃旅保康軍節度使提舉佑神觀免奉朝請進封淳安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貳百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保信寧武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

勅保信寧武軍官吏軍民僧道耆壽等朕以李壇慕義向風去逆效順奉汶湯之侵地歸之版圖築肥水字武改之廟壇授之印節惟茲土之多豪雋喜若人之立功名聞其擁麾莫不動邑今特授李壇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千戶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安南國王陳威冕禮物

朕既撫履封甫膺冊命爰修尚方之賜資以為絕域之寵光播之綸言申以篚寶勉殫忠報謹奉藩條

賜安南國王陳威冕景定肆年歷日

頒正朔於中朝朕方來遠奉藩宣於舊宇爾既襲封若時鳳歷之行豈限龍編之阻折因之序不爽於人時耕鑿之民安知於帝力用廣暨南之教益堅拱北之心

賜銀合夏藥詔

賜沿江制置使吳淵

勅吳淵卿三年居東久著堡燧之績六月徂暑寧無疲御之勞盼查剌以衛生錫璽書而示獎其厚拊頻江之俗使均蒙扇暘之仁今賜卿銀合夏藥至可頒也故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兩淮制置大使賈似道

勅似道朕當殿閣涼薰之際念疆陲暴露之勞將顯聞之英賢分長淮之憂顧載盼珍劑匪曰常晏並推肩賜之仁厚拊乘邇之士下同前

賜四川安撫制置大使余玠

勅余玠卿方奏戎車之捷不敢告勞朕雖居薰殿之涼未嘗忘遠乃盼上藥以獎中權而惟廣於吾仁並拊循於士衆下同前

賜京湖制置大使李曾伯

勅曾伯卿盡護上游重恢故境方當流金鑠石焚歎之際不無輕裘緩帶指麾之勞獎以重書錫之珍劑其推廣於德意益輯和於兵民下同前

賜沿海制置副使章大醇

勅大醇卿表海宣勞典藩著績屬履執衡之序爰盼尚藥之珍宜奉養於仁風以坐鎮於雅俗下同前

賜馬軍都指揮使呂文德

勅文德金流石鑠時屆炎歎士飽馬騰卿方整暇嘉乃輜鈴之肅錫茲服餌之良非徒康濟於元身其益撫循於吏士今賜卿銀合夏藥并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並依年例分賜

賜御前都統制聶斌等

勅聶斌等當庚伏之際總戎已之屯念枕戈暴露之勤分尚藥珍良之品體予德意同士苦甘今賜汝等銀合夏藥并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並依年例分賜仍傳宣撫問茲茲示諭想宜知悉

賜執政生日詔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政皮龍榮

九月十九日

上天之生賢佐任重鈞樞正月之吉始和祥開弘矢方賴弼諧之助可無錫賚之恩足奉親懽亦昭朕眷

資政殿大學士松江制置大使馬光祖

四月十四日

律中姑洗鍾和氣之清英門垂左弧增陪京之風采茲臨初度厥有常葵馳急驛之傾書盼尚方之酒餼祇承寵渥茂介壽域

同知樞密院事兼浙西安撫使馬光祖

二月十四日

任重樞機叶贊中興之運祥開弘矢適逢初度之辰迺瞻耆龐方隆委寄京邑起袴襦之詠尚方厚酒餼之盼式對寵光益綏壽域

資政殿學士公海制置使厲文翁

二月二十日

授歷而殷仲春候屆中和之月賜履而表東海祥開初度之辰迺瞻耆蓋臣方膺隆委加尚方之錫賚為額

閩之寵光益茂勲庸永綏壽報

觀文殿學士知平江府朱熠 七月初六日生

森戟峨條揅風謠之甚美垂弘絕瑞得秋氣之至清
方煩舊弼之鎮臨宜厚尚方之錫賚其祇眷渥之介
壽祺

太傅石丞相府家廟祭器等款識

維景定三年正月乙丑詔太傅丞相賈公似道奕世
勲勞再造王室其賜家廟於行都廼作俎豆蓋則云
蓋則云蓋則云俾奉時薦萬子孫永寶之

策問

召試倪普歐陽守道 辛酉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聚人曰財財非止於
金刀泉布之謂也菽粟亦財也凡人之所為汲汲於
財孰非汲汲於食者邪其汲汲於食也又孰非汲汲
於生者邪是故生之機行於天地生之道寄於聖人
財有滯故通之以幣食不賸故補之以糴然則弊與
糴之說古矣其詳可得聞歟漢班固志食貨謂錢布
之用夏商以前靡所記而職金職幣之法自太公始
然則太昊高陽氏所謂金有熊高辛所謂貨陶唐氏
所謂泉非歟耕而食鑿而飲夫固無所不足乎食也

彼曰金曰貨曰泉將何所於用歟豈貨自貨而食自
食歟漢人議更虎皮之制以權錢也薦之璧以行權
也璧之僅僅數千而薦之者及四十萬彼所謂本末
不相稱者然歟否歟蓋錢多則法錢輕錢輕則五穀
之賈倍蓰戰士不得祿官自糴日不足於是入粟補
吏之豪得以其區區者要其上不知直四十萬之幣
可用之侯王宗室而獨不可行之豪民若吏邪均輸
以致販平準以抑物不告緡不益賦而山東歲漕六
百萬石諸農各自致粟何始者行之豪民之難而今
也得之諸農之易歟豈執罪者有所懼而輸補吏者
有所慕而勸歟否則所謂均而平者此之法準然有當
於彼之心歟或有曰湯鞏文法吏也以姑息行之故
難以文法裁之故易歟邊有二十餘萬之兵則國不
可無六百萬石之粟兵未可解則歲糴將何以繼之
歟張湯頗異之覆詰孰是孰非卜式洪羊之罷行孰
當孰否有可得枚舉而毫析歟景壽昌漢之善算計
者置常平以給北邊漕關東以供京師糴漕中以備
西羌數亦浩矣是時餘錢罷罷權船等罷關中鐵罷
白金五銖罷當五錢又罷不知轉糴之費將安出歟
借曰關東穀石五錢漕中石八錢穀賤錢重咄嗟可

辨耳然以六萬之卒漕四百石之粟糴之易不曰漕之難歟糴莫過於關內以允費計之且二萬萬餘糴之本又不與也蕭望之曰不便是已不此之便他固

有俠道歟夫欲其無費又欲其有利雖有智巧將安所施歟漕而便則漕是已彼書生之迂濶固不若善算者之功於事情歟主要者曰糴便主留屯者又曰留屯便豈大司農之急近效又不若後將軍之有遠算於初是者什三中什五諸前言不便者人人殊向微魏相獨是其計則糴少既不足於餉留屯又卒未可行悠悠風塵誰與辨此虜耶歟夫幣所以佐錢之不便而漢之錢無幣而輕糴所以濟穀之不足而漢之穀無糴而貴幣不造粟不糴不可也惡乎不可又惡乎其可歟夫國無養兵之費故供億之有時者易輸官無貴糴之價故取價於富家豪農者易足然漢自元朔以來議鑄錢議更幣議鹽鐵以桑孔諸人皇皇然彈心計為之猶恐不給而況內無甘泉太倉之積邊有匈奴零旱之患萬如雲千金非雨雖使壽昌輩後生具能鑿空而取辦歟或曰漢之法重故反脅者罪漢之民心壹故有願輸財者國勢精輕民聽滋玩操切而行之則峻急而聚怨姑息以俟之則繆悠

而乏事二者將孰從歟通其變使民不憚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聖人有道以處此試商榷之母但曰措也糴也有司事也毋庸問

壬戌召試文及翁彭方迪

孟子曰天子降才非爾殊也又引詩曰民之秉彜好之懿德才德皆性也孰美而孰惡哉書曰明俊德俊非才歟語曰舉賢才賢非德歟夫才非惡稱也人與天地並曰三才剛柔健順天地之才也亦天地之德也古之論才德者合而無之未嘗歧而二之也古之用人者必才德之全未嘗賤才而貴德也至近世名公始曰德勝才為君子才勝德為小人又曰兼全者為聖人俱無者為愚人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噫此論為智伯孟成括之流而發可也豈可無論天下士歟得人之盛莫若虞周以書考之曰九官曰十亂聖門上論乃有才難之嘆曰舜有五臣周有九人而已於絕無僅有之中又精擇而使之少歟才累難歟異時南宮适問禹稷羿皋夫子有高德哉若人之與豈才外又有所謂德歟知善射盪舟之不如躬稼知聖門退羿皋而進适可與辨才德之責矣立政卷何之篇曰常人曰吉士曰吉人其德勝才歟語曰巧言

令邑秦誓曰佗佗勇夫截截片言其才勝德歟

喬盼春秋人物也降是則申韓孫吳儀秦矣以戰國較春秋相去又大有分數固其人有分毫近德則有世猶分毫可為德不競而驚於才於是天地分裂生民耗爛矣採世之論深惡夫才非以此歟與漢高光武成帝業者蕭曹寇鄧諸公也四皓嚴光處士甘卓茂縣令耳非歟非舊一旦或托以儲貳或待以賓交或尊為師傅二君尚德之意與任法律而求所死者異矣此漢祚之所以最長歟有國家者每患之才有才不用而惟聽用德意則古矣坐失豪傑不曰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歟才全而德不形古有幾人從才而無德以將之身且與國俱斃既往履歷歷可鑒我藝祖開基以大度用人才德未分治體純懿然重實儀而輕陶穀明示風旨世世守為家法咸平以來大臣尊德而抑才涵養培植極於慶歷之際中更西北多事寢覺之才甚至一人數用然國論治體終不少變內用文富外用韓范卒二虜臣伏之功熙寧以來大臣賤德而貴才皆舊廷藏新進騰上國論治體一變矣內用確忠卿外用留禧遂胎丙午丁未之禍由今觀之孰得孰失

今二 年來有四方既平王國底定之勢廟謨

翁受數施有李文靖王文正之量凡向來偃月鬼窟二揆之所謂忌中傷者以次取用朝半老儒野無遺賢矣然起視一世不快人意之事向多足食練兵守邊牧民四者當世之急務也每舉一事調一守謀一帥見大夫雖衆可使甚少德者才者孰適於用歟德非虛名鎮俗之謂彼向為令僕足以師長百僚者豈所謂德才非沾沾自意之謂彼視天下之勞如觀蟻之移穴者豈所謂才然則必如珠玉在山淵而光景媚如麟鳳不驚博而雄狡服德不可見才無不周世豈無若人歟盛德之士蓄美含輝外無表襮彼平允齷齪者容焉才者或有志無時或數奇不偶彼虛浮躁競者託焉上之人非特難於用抑難於知矣景運方興後生可謂張八紘之罝以羅致之易也知之擇之則如之何子大夫世之通儒國之修士上命給札以受所教言其條自古用人之方當今適用之宜有司將以復於上

擬建儲制

朕御國滋久主德尚虛恭惟受一祖十二宗之傳奈何不發將以繫四海億兆人之望必也正名茲錄帝

室之近親預定天下之大本其數丕號以誥多方其
官某姿既端凝識尤英悟爭棟葉之秀氣綿瓜瓞之
慶源誕彌初生載震夙而無害少成寶憤若夫天性
之自然粵從鴈鶩之年知慕誦弦之樂極裂土擁旄
之責有親師齒育之心外邱養蒙爾尚幼冲而進德
深宮主震予思付託之得人乃因秩祀之餘遂決定
備之計出於獨斷慰爾與情歷攷先朝具存故實紹
興訓謨明言選藝祖之孫嘉祐詔書亦曰立濮王之
子於以尊王家神器九鼎之重子以措斯世泰山四
維之安嗚呼寢間鷄鳴宜益謹三朝之際陳詒燕翼
豈惟流數世之餘惟仁可以洽羣心惟孝可以先百
行惟恭則無荒無怠惟儉則不侈不驕謹修厥身毋
忽朕命

擬除治平章事

朕參稽元祐位置大臣雖呂范兩賢左右並居於輔
弼然路中二老後先迭處於辨章流澤及數世之餘
盛治為本朝之冠眷言耆德久任宰衡有莫大之勲
勞備久虛之典冊其數丕號以詒羣工具官某有王
佐之才先天命而覺傾縣舊學重陟台司國忘家公
忘私益深得匪躬之義善稱君過稱己未嘗漏造膝

之言其鎮物如山嶽之不搖其聞善若江河之莫禦
九尾奏丙成之喜三邊息南吠之塵格天之功繫元
老是賴明農之意非冲人敢知矧耆禮之餘隆何嫌
疑而欲去國尊師重傅既嘗輔導於躬躬公論道經
邦詎可勞煩於細務申維垣之前命示絕席之殊榮
軍國之事必諮巖石之瞻深峻遠猷訂謨定命朕心
尤向於老成同寅協恭和衷廟論方資於統壹於以
壯陳隆之勢於以調鼎味之和仍拓履封益增米食
於歲一相處內昔寧免於獨勞三后協心今所期於
共濟況忠實可以託國而德量實可以容人益殫厥
心同底於道

擬冊皇太子妃制

門下元良天下之本既定策以建儲淑女君子之述
宜及時而擇婉舉茲盛典告爾多方永嘉郡夫人全
氏垂受教於姆師素玩心於歲史蓋文恭之懿戚亦
慈憲之華宗慕彤管之徽音工言可法待朱輪而遠
官險阻備嘗朕方選左皖之賢孰可作東宮之儷茲
惟天合而人合不待龜從而並從肆繇小君之封遂
正元妃之號筭總問兩宮之膳寢禮謹展昏蘋蘩奉
九廟之蒸嘗慶派宗祐子以謹人倫之始子以彰壺

範之嚴於戲家欲齊身欲修朕以儀刑而詔子男正
外女正內爾其敬戒以從夫茂對寵光永綏福履可

拔擬制二道

西山先生晚在翰苑賓客滿門一日謂余曰某為詞
臣終日困於應酬忽一旦有宣籤且奈何宜稍謝客溫
習余曰先生何處此耶先生曰此事久不拈弄則荒
疎君它曰必居此地不可忽老夫之言因曰文字須
有素備荒遠中安得有佳語余請其說先生曰如街
談巷語及士大夫所傳某人除某官之類即題目也
暇日試擬為之臨時或可采用後余忝掌內制朝野
多傳明裡有大除拜追記老師遺言擬作數制後失
其素僅存二篇而書其末如此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三

後村先生大全集卷之五十四

內制

明堂加恩制

鄭清之依前太傅左丞相兼樞密使魏國公
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穆卜吉辛肇稱元祀合祛義古二儀之眷顧
方深陟配禮嚴三后之威靈如在升輅而霽華麗曉
煇崇而國魄燭天交精稷於顯幽轉陰晴於俄頃皇
矣上帝監裡事之肅雖相維辟公繫冢司之典領其
修播告以獎忠勞具官某簡易而閔深高明而篤厚
在嘉定際琬甘盤舊學之賢及端平初負揚綰當時
之望自角巾之東路至赤烏之西歸蓋退處者十年
宣預知其再相含納包荒之道廣彌縫用裁之功深
言之遜志逆心必求順汝而弗汝人之有技彥聖是
能好之而容之百志維熙庶工無曠茲大饗舉行於
秋杪以元台總統於使端珥蟬冠而蕭然澤耀服輝
褻而屹乎山立蒐羅髦雋列周廟奉璋之間收召老
成庖雍時屬車之後縛儀充舉駿命方新既徹祖而
勞執事之臣首錫帶以寵調元之老推極品躋三公
之貴卿靡希榮雖雅懷輕萬戶之封予寧吝賞爰加

書社仍拓祖畚於戲昔者周公以宗祀而配帝時則伊尹有一德以享天對揚昭代之恩嚴飭企先民之事業

口宣

有勅聖人饗帝詎涼德之克堪家宰佐王賴精忠之顯相肆疏異渥加獎宗工以訓使領之勞其服命書之寵

師彌依前皇叔祖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判太宋正事嗣房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學講宗祈率播古誼乾為父坤為母義有取於合袞文配帝稷配天禮尤嚴於參侑精純昭格既於聯臻逮茲熙典之成賴爾耆英之助其敷制綽以諄廷紳具官某秀傑而溫恭簡嚴而閑達繫積慶於安僖傳竭之後著大節於泐冲離服之初春秋既高多聞於義理老成無幾尚有於典型允謂周親之仁人蔚為劉氏之祭酒屬明禋之職事儼華發之待祠惟孟子之達尊莫如德齒雖武公之既老尤謹威儀爰拓封租示均祭澤於戲昨肉下拜卿不逮于天威齋酎先嘗朕最遠於宗老益綏壽報茂對寵光

口宣

顯相良勞近屬之尊均慶敢後增拓渙渥之新

依前皇弟少保武康軍節度使充萬壽觀嗣榮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虞禮班瑞偏及羣公周祀賜膳亦先同姓屬者之大饗樂然昭代之彌文眷言貴介之賢協贊之禮既然熙事宜賜褒章具官某秀美而溫純揖讓而謙必孝友素稱於宗族典型克肖於文恭分廣姬室剪桐之意大衾長枕隆唐家華萼之餘朱邱之英顯相紫壇之祀家衣蟬冕尤昭映於班聯桂酒椒漿實參陪於薦獻降等有慶容止可親逮茲徹俎之餘申以出綸之寵爰加采地式重藩維於戲蘋蘩薦鬼神亦惟享德崇棟燕兄弟可後均釐茂對眷懷益綏弟祉

口宣

勅有祭有十倫親疎必聯膳分同姓兄弟攸先爰疏加地之恩益壯維城之勢

依前保慶軍節度使建安郡王加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藏三歲之祠致九筵之制王入太室於昭報

本之心帝有合宮以布調元之政神人悅豫邦國榮懷方殷惠之溥行尤崇英之加厚其官某溫恭是臨粹美所鍾佩器佩麟已有老成之度學詩學禮不忘講習之功蓋公姓之矚親為朕意之深屬比涓季瀨講宗祈髦俊之士奉璋伯叔之國分玉雖衣冠未任莫陪裸鬯之儀然俎豆夙聞宜在賜膳之列其增并賦以壯藩維於歲至誠感神既獲豫而降福明德睦族爰切切以及人祇對寵光隆譽處

口宣

有勅朕既講禮儀遂推祭澤顧鍾愛莫加於猶子賜膳可復於諸王祇服命書益光德業

思正依前皇叔安德軍節度使開府天水郡開國公如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涓剛秋季歲事國陽皇天付予敢忘於報本寧王遺我尤謹於奉先略言屬籍之尊阻造待祠之列福寧專饗禮有均釐具官某迪性中和持身謙恭被服儒雅爵有開平之風典型老成習見乾淳之事俞鉞峻元戎之任穹旌視上宰之儀比攷舊規事脩大享譽髦多士助裸鬯於周京宗室列侯奉酬金於漢廟既博率被配天之澤豈觀賢客加地之恩於歲

燔柴而禮六宗已款精意茂木以蒸諸父肅示至情茂對顯褒益縈新祉

口宣

有勅祭統之倫禮尤辨等宗盟之長誼蓋賜膳欽予優渥之恩介爾熾昌之祉

與惟依前皇兄安德軍節度使開府萬壽

使天水郡開國公如食邑食實封制

門下朕寅奉帝親參稽今古稱秩元祀告功於神明永言孝思有事於文武燎裡上格祭澤下流顧如麟趾之英祖就駿奔之列莫申褒禋以示眷懷具官某端大而方嚴閑深而亮達賦京兆精明之政有今趙張傳聖人藁貶之書前無陵陸以備廣廈細旃之顧問俄從珍臺間館之燕順遂授鉞於齊壇具視儀於宰路屬修大享丕講彌文士各肅雖共陪洛邑之禮卿方留滯不預漢家之封逮此熙成慨然主想爰加多於并賦益增重於宗盟於戲對賁生受釐莫問鬼神之事使宰孔賜昨敢適耄耆之臣式對寵徽永綬壽嘏

口宣

有勅比遵葵典肇講精裡方屢公明不親

老滯留於寓其均俊惠增拓 封

趙蔡依前少保觀文大學士禮泉觀使

公加食邑食寶封制

門下朕若稽累朝有事重釐助嚴父配帝之禮各以職而駿奔春出將入相之臣獨奉身而燕處迺推發惠以獎壯猷具官某東河嶽之英際風雲之會隆中長嘯神交比樂毅之倫圯上一編天授非穀城之力擊揖清中原之志大發兵坑孺子之功高艱危則晉公視師平定則范子去相寵利之心素薄出處之際可觀屬藏精裡典懷碩輔卿雖樂午橋之墅非有遜心朕方受宣室之塵詎容專鑾式遵舊典加拓新畬於戲使宰弘而賜齊示均昨飲頌僖公之保魯遂奄龜蒙茂對恩徽益綏壽嘏可

口宣

有勅熙事聿成與臣鄰而同慶湛恩溥豈及勲舊之敢遺昭示眷懷對揚休命

謝奕昌依前少保保寧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臨海郡開國公加食邑食寶封制

門下朕紹休聖緒藏祀國陽乃季顯中辛微祖既陳於駢手惟右賢左戚奉璋各效於駿奔况序爵之尤先

豈均釐之可後具官某冲和之氣承文獻之傳者少也既書窺鄴侯捧架之富貴而下士慕信陵執轡之恭寶槐庭之聞孫亦椒禁之懿屬位崇豪彊行比布常雖子之燕居視鼎鑪而若浼然國之大事儼蔽冕而侍祠昔班朝已峻於棘聯今昨土益增於采食於戲周廟多士莫不殫助祭之勞漢家近親宜加厚分膺之禮永綏壽祉以對寵光可

口宣

勅有朕參稽古昔並享帝親迺如戚畹之賢實相合宮之禮肆朕俊惠申錫綸

謝奕昌特封和國公

門下朕謹司名器並用戚賢維朝家隆貴貴之恩而躋棘位然經訓有親親之誼何愛茅封咨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某視身端重秉性靜夷洵美由矢分之高謙謹驗躬行之際言乎相閤晉群謝之倫求之后家漢二馮之匹素志靡使居於寵利長才惜不見於事功算蠡衣人門之榮至矣珍臺間館物表之趣超然朕脩齊資內德之賢待過加外嫻之禮別既班於亞保宜進爵於大邦以獎忠勸以昭眷注僅有吳垓之前比後未聞焉至如杜衍之舊封久無繼者茲為

異數匪曰常彝於戲樊侯以明哲保身乃先民之懿識陰氏云富貴有極亦近古之雅言皆所習聞奚煩誨告可

口宣

有勅朕以椒塗之內助加茅土於近親况列孤卿宜荒大國是為殊渥其即欽承

董槐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濠梁郡開國公食邑食實封如故制

門下朕惠顧全閩儀圖碩輔瞻相公之台鼎久燕於殊庭分天子之旌旗茲雄開於統府咨爾會弁聽予出綸具官某碩膚而不瑕弘毅而任重廣川三策異諸儒奉對之常談攷定四書續千載不傳之絕學玉帳著籌邊之績銀臺凜批敕之風遂越羣公使宅百揆有衡尺之在手無鞭靴之及門德修謗興或責春秋之備事久論定何傷日月之明卿雖樂鐘鼓於清時朕欲謀詩書之元帥昔臣浚摠紹興之使頃俊卿釋乾道之宰衡皆嘗鎮臨緬想風采雅志愛贊皇之泉石若將浼馬輕裝携清獻之琴篋宜無難者盍卜建牙之吉爰為喝馭之行壯吾藩垣慰彼黎庶於戲

申伯南邦之式具宣四方之勞周公東山之歸何待三年之久迺如耆舊其休養懷可

口宣

有勅起舊揆於祠庭寵光特異建全閩之帥聞委寄不輕宜對越於制麻亟戒嚴於行李

皇女昇國公主進封周國公主制

門下詩稱女子之祥均為倫紀易曰家人之正始自閨門眷言貴主之賢更錫大邦之號其數顯冊以告辦朝皇女昇國公主生稟冲和動循禮度發彼英瑤之質不假琢琬穠矣唐棣之華居然韶秀孝謹見於定省清溫之際功言合於丹青竹帛所傳人無間言朕所鍾愛授女師之彤管染翰不休織天孫之錦囊成章甚敏傾疎湯沐寢閱歲時蓋密座致於先猷具有進封號之舊典爰俾昨鑄京之壞預涓築魯館之期以彰車服之隆以侈宮闈之慶於戲婦人之道敬順既習聞七誡之篇王姬之德肅雖可助廣二南之化益裒祉福式對寵褒可

口宣

有勅朕愛鍾耆主爵進大邦車服從周湯沐視漢厥有祖宗之成憲豈云父子之私恩播告既脩對揚惟

謹

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判福州福建安撫
大使董槐依前觀文殿大學士宣奉大夫提
舉臨安府洞霄宮特進封永國公加食邑食
實封制

門下朕眷注弼臣褒崇耆雋擁節建三山之闢重於
起家分茅畫二水之疆俾之昨國煥揚大號乎陰羣
工具官某言行蹈君子之中力量任天下之重致和
在格物所學傳授於先儒明道不計功其論源流於
爾祖輔台則補衮無闕去位則脫履若遺昔嘗聞洛
下之英今復見山中之相朕付七閩之巨屏卿專一
整之隱棲屢趣行期冀迎雅志懷綬長安之邸不亦
彼哉深衣獨樂之園有足娛者非但嘉大臣止足之
操亦欲倡斯世康退之風雖職與祠不加於一毫由
郡而國遂冠於五等御款段乘下澤即故里之便安
解蕙珩脫孟勞辭上天之富貴方之諸老允矣全人
於戲未易致者令名最難保者晚節急流而退故能
身貴而不危裂土而封孰謂公歸之無所益綬壽祉
茂對寵光可

口宣

有勅辭十連之寄不可挽回冠五等之封以褒恬退
載馳驛使申錫綸言宜體至懷

賈似道依前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
少師魯國公加食邑千戶食實封四百戶制

門下朕推忱宅揆定計建儲惟王董正治官寔詔賞
誅之柄煩公調護太子沆成羽翼之功羣僚咸被於
渙恩上宰獨陳於諫志卻循牆之章而復上避維垣
之秩而不居與之邑以旌賢揚於庭而作命具官某
鍾河嶽之秀有華涓之材虜者投鞭衆皆失叱以袞
衣繡裳之重臨攢砲衝梯之危吳未可圖良以彼有
人爾魯安得削豈非儒無敵哉既汎掃於邊烽遂更張
於化琴謂九子風成宜豫建謂名臣欲盡宜急求某
臺以致樂毅劇辛安軍以迎國公綺季若時鸛蔡莫
莫匪鴻儒朝寢門而問安兩宮茲愛入國庫而齒育
六館作興綿皇家翼翼之期絲賢相範模之力屬周
歲篇例進文階朕嘉元勳何慙師尚父之拜卿抗高
志遠希范宣子之風重違懇切之言曲徇回馳之請
冠麟閣之丹青圖畫奄龜蒙之山川土田以獎冲虛
以昭眷遇於戲姬公一百年卜洛永奠於周京子房
三萬戶封留首安於漢嗣迺盛美瓊梅前開可